



美俄復交的前因與後果

杜光墳

霹靂一聲美俄復交，不只是打破了十六年來美俄兩國絕交的僵局，而且還要影響國際的形勢與遠東的和平。美國之拒絕承認蘇俄已非一日，何以忽然改變態度，予以承認，其中必定有她不得不改變態度，實行承認的原因。那麼，承認了以後，一定也要發生種種遠大的影響，然則原因是什麼？影響又是什麼？諒均為讀者所樂聞，故謹據事實以說明之。

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以後之單獨對德議和，已經違背了協約國共同對德的精神。而她之先後沒收土地，礦山，森林，工廠，銀行和勾消內外一切國債，以實行共產主義，尤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所痛惡。所以協約國借口援助捷克，防範德奧，聯合出兵，干涉蘇俄，以期撲滅共產主義，而達到其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事雖失敗，然也並沒有打斷了她們攻擊蘇俄的念頭。而反對蘇俄尤為美國十六年如一日的貫政策。千九百十七年俄國革命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之對俄政策，最初除了參加協約國共同出兵，干涉蘇俄，以企圖推

翻蘇俄以外，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表示。而第一次正式的提出理由，拒絕承認蘇俄乃是國務卿柯爾比 (Cobb) 於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十日表示的一種態度。據柯爾比的意見，美國之所以不肯承認蘇俄，不是因為她之反對蘇俄的政治制度，而乃是因為蘇俄之勾消外債和鼓吹革命的關係。蘇俄政府之蔑視國際義務以及她與鼓吹革命的第三國際的關連乃是構成妨礙承認蘇俄的根本原因。這種根本原因也就是美國十六年以來貫徹拒絕承認蘇俄莫大的理由。千九百二十年美國總統威爾遜任滿，哈定 (Harding) 當選繼任以後，蘇俄原指望總統易人，黨派更迭，美國幾年以來，拒絕承認的政策也要改變。但不料哈定就職，又以反俄更力的休士 (C. E. Hughes) 擔任國務卿。所以蘇俄對於美國一切的希望更無望了。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俄國駐愛沙尼亞 (Estonia) 的代表李維諾夫代表俄國政府對於美國表示希望恢復通商，又為休士所拒絕。休士說：俄國人民一線的希望就在於生產力，而非保障生產上經濟的條件，不足以言恢復通商。休士所說的生產

94994 上經濟的條件就是個人生命的安全，私有財產的承認，自由勞工的權利以及契約的有效。據休士的意見非到蘇俄改變政策，保障這許多生產上經濟的條件，美國絕不會對俄恢復通商的關係。休士對俄恢復通商尚且表示不肯接受，更遑論於承認蘇俄雖然蘇俄的地位日趨於穩定，而漸為歐洲國家所承認，但休士還是堅持其拒絕承認蘇俄的主張。

而於其千九百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答復國際婦女促進和平自由聯盟會質問書中，休士又說：穩定固然是承認新政府的重要而且必要的條件，但仍不是根本的條件。而根本的條件，乃是有沒有履行國際義務的意思和能力。休士所謂有沒有履行國際義務的意思和能力，遂成了後此十年美國拒絕承認蘇俄的正式理由。千九百二十三年哈定去世，副總統柯立芝（Coolidge）依法繼任以後，對俄政策，還是株守休士拒絕承認蘇俄的主張。於千九百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致國會文書中，關於蘇俄問題，柯立芝說：我們的政府決不與一個否認國際義務有效的政府發生任何關係。也決不因爲圖謀通商的便利，而犧牲了人類的正義。但是如果蘇俄有意賠償我國民的損失，承認俄國共和政府所借的美債，取消反對我國制度的精神，而表示其懺悔的態度，則美國在道德上經濟上之援助俄國，決不後人。於是蘇俄外交委員長姬采林（Chicherin）乘機向美提議根據相互的原則，會商解決兩國的懸案。又爲休士所拒絕。據休士說：

從前收沒了的美國人民的財產，或是予以有效的賠償，他可以那樣辦。如果蘇俄政府準備廢止勾消對美債務的法令，而承認其債務，他可以那樣辦。這一切都是蘇俄自己所能而並且該做的，以表示其誠意，並無需乎開議和交涉。美國政府沒有勾消過債務，也沒有對俄負過任何的義務。而最嚴重的乃是他們之繼續鼓吹推翻我們國家的制度。除非等到莫斯科主使的這些行動停止以後，我們政府決不能和她進行交涉。

千九百二十五年休士辭職，柯立芝之以美國駐英大使凱洛格（Kellogg）繼任國務卿，也並沒有改變了美國對俄的政策。而於千九百二十八年二月凱洛格又申述他的對俄政策說：

在過去數年中美國始終不主張與違反國際道德的蘇俄恢復邦交……美國政府抱定如果有一國急於圖謀破壞世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安寧……美國是絕對不能和她往來的。

目前好像沒有開議交涉的理由……如果蘇俄政府準備發還

同年四月十四日凱洛格又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聲稱蘇俄之繼續煽惑與宣傳，破壞了樹立美俄兩國友誼關係的一切希望。且是根據着歐洲各國承認蘇俄的經驗，承認了蘇俄反愈使其實行沒收財產與勾消債務的政策。所以在柯立芝總統任內，美國的對俄政策還是貫徹其拒絕承認的主張。千九百二十九年柯立芝卸職，胡佛（Hoover）繼任總統以後，美國之對俄還是不改其拒絕承認的政策。千九百三十年十二月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對於蘇俄問題表示說：除非等到

蘇俄承認了債務，保證賠償從前沒收了的美國財產的損失，和停止鼓吹革命推翻美國政府的活動，美國絕不能承認蘇俄政府。自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以後，美國雖中經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四任總統，歷時十六年的工夫，但是她的對俄政策，却是始終貫徹其拒絕承認的主張，而其拒絕承認的理由，總是不外乎蘇俄之：

(一)否認俄國以往政府對美的債務。

(二)沒收美國人民的財產。

(三)鼓吹革命推翻美國的制度。

這種理由隨着時代的推移，早失去了一部份的效力而今美國之拒絕承認蘇俄已經沒有什麼很充分的理由了。論到沒收外國人民的財產，歷史上並不只限於蘇俄。據台維斯教授 (Prof. Davis) 說：

「在美國革命時，華盛頓和其他的開國元勳曾經宣佈過英王賜予其戰士臣民的土地概歸無效。此外我們還沒收過英國保守黨人的財產。」美國沒收了英國的財產，英國沒有據此以拒絕承認美國之獨立。那麼，美國何以因此而拒絕承認蘇俄呢？至於否認債務和鼓吹革命二項也都不成什麼理由。歷史上否認債務者也不只是蘇俄一國，法國革命時代否認過外債。而今歐洲各國之遷延不還對美戰債，也像是賴債或是否認債務的行為。難道美國因為歐洲國家之否認戰債，而也對她們絕交麼？對她們如不絕交，而單獨的因此拒絕承認蘇俄，則未免厚彼薄此了。所以因為戰債的關係，美國也不能拿着否認債務的罪名，以

拒絕承認蘇俄了。且是蘇俄政府本身對於美國並不欠債，而對於克倫斯基 (Kerensky) 借款，前任外交委員長姬采林和現任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一再聲明準備清償。俄國欠美政府的債務只此一宗而已。關於私人借款，俄國雖欠美國花旗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一筆債務，但亦為數無幾。年來莫斯科幾番的和花旗銀行代表接洽，尙未解決。一旦復交，必不難迎刃而解也。二鼓吹革命也不成拒絕承認蘇俄的理由。莫斯科鼓吹革命與否，對美國共產主義的運動似乎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就是沒有莫斯科的鼓吹革命，美國也要發生共產主義的運動。而莫斯科之鼓吹革命也並沒有怎樣加多了共產黨的信徒。到了千九百三十二年總統選舉時，美國共產黨才只投了六十九萬票，其人數之少也無足畏了。千九百十九年第三國際最初成立之時，內而鑑於蘇俄之岌岌不能自保，非掀起世界革命不足以鞏固蘇俄。外而鑑於戰後情勢危急，遂趁火打劫的到處煽動革命，以實現其共產主義。但以時機未到，一切煽動革命的陰謀，均歸失敗。而同時蘇俄自己的地位日益鞏固，所以蘇俄一變其昔日煽動革命的計劃，轉而努力於國內物質的建設。自千九百二十七年托羅斯基 (Trotsky) 反對派失敗，史丹林 (Stalin) 專政以後，蘇俄更是加緊的實行其五年計劃，致力於經濟建設，以實現其「一國以內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為着完成經濟建設起見，竭力的結納各國，吸收其資本之不暇，那裏還敢煽動革命，以傷各國的感情呢？千九百十九年第三國際初成立後之四出鼓吹革

94996 命，以推翻資本主義，而實現其共產主義，誠則有之。但後來蘇俄的地位穩定，莫斯科的情形改變，蘇俄已經改變了從前那麼重視煽動世界革命的態度了。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勢力之薄弱也如彼，蘇俄之對於煽動世界革命的態度又如此，所以鼓吹世界革命，推翻美國制度一項理由和什麼否認債務與什麼沒收財產二點都不成拒絕承認蘇俄的充分的理由了。

否認債務，沒收財產和鼓吹革命以推翻美國制度雖然都早失去了一部份的効力，而不成什麼重要的理由，但是只是消極的除去了拒絕承認的理由，還沒有促成美國之承認蘇俄。而促使美國之承認蘇俄，還有待於積極要求承認蘇俄的勢力之推轉。積極的要求承認蘇俄的勢力，主要的就是經濟上為發達對俄貿易，以救濟國內經濟蕭條，而要求承認蘇俄，和政治上為聯俄制日，以維持遠東和平而要求承認蘇俄的兩種運動。而政治上聯俄制日，以維持遠東和平，而要求承認蘇俄的力量尤為重大。這兩種運動的意義怎樣和她怎麼促成美國之承認蘇俄？我分別闡明如下：

近年以來，美國工商不振經濟蕭條失業人數與日俱增。圖謀挽救端賴開關市場，推銷貨物。而推銷貨物，尤以一百六十兆人民的俄國，為最好的一個市場。俄國以農立國，本來仰賴工商發達的美國供給她一部份工業製造的貨物。革命後因為實行五年計劃，更是竭力的歡迎美國的貿易，以完成其物質建設的使命。所以雖是邦交未復，而兩國貿易

却是日益發達。據賀爾格倫 (Hallgren) 說：

年	對俄輸出	由俄輸入
一九二二	四、五五〇、〇〇〇元	一、四四八、〇〇〇元
一九二四	四二、一〇三、〇〇〇元	八、一六八、〇〇〇元
一九二五	六八、九〇六、〇〇〇元	一三、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六	四九、九〇六、〇〇〇元	一四、一二二、〇〇〇元
一九二七	六四、九二〇、〇〇〇元	一、二八七、〇〇〇元
一九二八	七四、〇九一、〇〇〇元	一四、〇三五、〇〇〇元
一九二九	八五、〇一一、〇〇〇元	二二、五五一、〇〇〇元
一九三〇	一一四、三九九、〇〇〇元	二四、三八六、〇〇〇元

據此統計而論，千九百二十三年以後美俄貿易與年俱增。千九百三十年美國對俄輸出已達一萬萬一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元之多，較之千九百二十三年四百五十五萬元將及三十倍，較之戰前幾年每年平均數之二千四百萬，也有五倍。兩國貿易之如此發達，殊屬驚人。絕交時期，尚且如此，一旦復交，還不知如何發達哩！且是根本的說起來，美國工商事業最合乎俄國之需要，而俄國之所最羨慕的也是美國工商組織。『第一，就天然的環境，氣候的情況，與夫地理風土的方面而言，美俄二國最為相同。俄國人相信——也很對的，——美國為適應這種環境而製造的機器，比從任何地方買來的都合於俄國的需要。第二，美國大宗生產的技術，大概就是蘇俄之所心向模仿的。第三，蘇俄政府由經驗中知道了美國的工程師比任何國家的專家都明白俄國的工業與技術問題。而美國工程師也最宜於使用美國的機器與方法。』^①美國生產的機器與方式既是最合乎俄國的需要，而俄國對之也最心羨不已，

那麼，一旦復交，她們兩國之間的貿易，必有更驚人的進步。美國經濟恐慌，需要開關俄國市場之急迫也如彼，而俄國歡迎對美國恢復通商之懇切也又如此，所以近年以來，美俄兩國都是積極的鼓吹發達兩國貿易。但是要想發達兩國貿易，必先恢復二國邦交。邦交未復，雖可通商，但總不如邦交恢復後之便於通商。而對俄復交，尤為發達對俄貿易的先決條件，因為俄國的國際貿易握於國家之手，一切對外買賣都要假手於國家機關。那麼，不欲發達對俄貿易則已，如要發達，則必先對俄復交。所以美國參議員魯濱孫 (Senator Robinson) 謂承認蘇俄，可以鼓勵國外貿易。波拉 (Senator Borah) 也說承認蘇俄與恢復貿易改善經濟有直接的關係。

為發達對俄貿易而主張承認蘇俄者雖是持之有故，而反對之者也是振振有詞。據反對承認蘇俄者的意見，美國發達對俄貿易的主要困難就是蘇俄之缺乏信用借款 (credits)。美俄復交以前，美國政府不肯貸以信用借款，復交以後，也不肯和德英二國政府一樣的以信用借款，發達對俄貿易。那麼，只由銀行和工廠貸以信用借款，復交也不能怎麼格外的發達對俄貿易。且是美國以貸款蘇俄，使之由美輸出貨物的方法也是荒謬絕倫。對於這種信用借款，蘇俄只能用貨物來償還，而美國因為復興計劃所關，又不能減低關稅以輸入俄國貨物。俄國既不能以貨物清還美國借款，又沒有其他的金錢來還債，那麼，美國為使蘇俄在美購貨而貸給的信用借款，還不等於白白的擲了麼？不僅

此也，就是美國總工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主席格林 (Green) 也反對因發達美俄貿易，而承認蘇俄。他說：「工人是不會被這種理論所感動的。商業原是相互的，我們想多賣些物品給蘇俄，也不能不買蘇俄的東西，作為交換。……那麼，如果美國承認蘇俄後美俄貿易增加時，則美貨必受俄國低價貨物的影響。」就承認蘇俄，以發達美俄貿易一端而論，贊成者固然是持之有故，反對者也是言之成理。美國承認蘇俄後，究竟能怎麼樣發達兩國的貿易，也是很大的疑問。美國承認蘇俄，以發達對俄貿易的効力如何，既有問題，而又為一部份人所反對，那麼，在經濟上為發達對俄貿易而要求承認蘇俄的勢力，也就有限了。所以美國為着通商而承認蘇俄只是一種次要的理由。而主要的理由乃是政治上聯俄制日，以維持遠東和平，而要求承認蘇俄的運動。

日本一戰勝華，再戰勝俄以後，宰割中國，稱霸東亞，早已目無美俄矣。而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本之所以積極的吞併東北三省，進窺熱河與平津，意之所在，也是為着東制美，北攻俄，以完成其大陸政策，而達到其雄飛世界的野心。數十年來，日本之整軍經武，原是以美俄為其假想的敵人。而近年來，美俄之積極備戰，也無一不是以日本為其攻擊的目標。防範日本，進據大陸，更是美國多年來貫徹的一種遠東政策。千九百十八年日本主張出兵西伯利亞，而威爾遜之竭力反對。千九百十九年巴黎議和時日本運動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益，而威爾遜之主張以山

94998 東交還中國。和千九百二十一年華府會議時，休士之勸告英國廢止英日同盟，並壓迫日本撤退進駐西伯利亞之軍隊等事實，在在皆足以表示美國竭力制止日本獨霸東亞大陸的政策。防範日本獨霸東亞，既

為美國確定的遠東政策，那麼，美國自然是不肯坐視日本吞併東北三省，侵入華北內地了。所以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美國即時對日表示「非常遺憾」，並確認這次事件，應由日本負責。將來解決之時，中日以外，應由列強共同參加。日本佔據了錦州，美國又警告日本說：「無論成爲若何事態，美國政府也不能承認爲正當。」及至日本進攻上海之時，斯汀生又斷然駁斥日本要求再審議九國條約，及該約中關於門戶開放，領土行政完整的原則。九一八以來，美國雖是抗議了又抗議，警告了又警告，但是並沒有制止住日本之繼續侵略，擴大事端，佔領滿洲，侵奪熱河，而一手造成其傀儡的偽國。日本之強佔東北四省，製造滿洲偽國，不只是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並且還違害九國條約，非戰公約，而侵犯美國遠東的地位與權益。遠東的地位動搖，美國怎肯甘心，但以英國明白助日，法國態度曖昧，而美國自己勢單力孤，又制止不住日本，所以不得已才改變了態度，承認蘇俄，以加厚其制止日本的力量。美國國民週報 (N. Y. Nation) 也說：「本年裏頭，美國在國際問題中重要的目的就是促成裁軍和制止日本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然非先發見有效的手段，決不能達到這種目的。美國自己之力有不逮，勿庸諱言。而西歐各國之無一樂於和美合作保護中國，防範日本之侵略，或是實現

切實裁軍，也是一樣的人所共知。列強裏頭之真正注意這兩種目的者，只有一國，那就是蘇俄。蘇俄厭惡日本強佔滿洲的程度過於美國。蘇俄希望裁軍之懇切也過於美國。她們兩國利害之相同，目的之一致，自然是要要求一種外交上的合作。無論裁軍會議和遠東糾紛的最後結果如何，美俄合作之足以構成維持和平的勢力，和實現美國目的的手段，毫無疑問。而二國合作的先決條件，乃是美國之先行承認蘇俄。日本之強佔東北四省，製造滿洲偽國，美國一國之力既不足以制止之，而英法又都助桀爲虐，袒護日本。遂使美國不得已而改變態度，承認了蘇俄。而日本於吞併了東北四省之後，整軍經武，積極對俄。蘇俄也調兵遣將，極力備戰。雙方對峙，形勢嚴重，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更使美國不能不承認蘇俄，以牽制日本，而維持遠東之和平。九一八事件發生，日本佔有了南滿以後，又提兵北向，侵佔哈爾濱，攻取黑龍江，其軍事勢力已侵入北滿，俄國勢力圈矣。但俄以各方關係，隱忍不發，而日本以勢力未固，亦不敢輕於對俄。及至熱河佔領，四省全有，而又完成了吉會鐵路，整頓了旅順軍港以後，乃以地位鞏固，勢力形成，遂擬乘蘇俄五年計劃初完，國力尙未充實之前，轉而對俄，以達到其稱雄東亞大陸的野心。所以不惜封鎖滿洲里，截斷東路出路，逮捕東路俄員，查封俄邊稅關，積極對俄，野心畢露。而俄國以遠東軍事略有準備，西伯利亞重工業已着手發達，遂一變其隱忍不發之態度，而爲竭力自衛之計劃。所以千九百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紅軍成立十五週紀念日，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明白

說：「帝國主義者顯有干涉蘇俄之傾向，故全國民衆應於維持和平政策同時準備應戰。」消息報又公然評論說：「倘令帝國主義攻擊蘇俄時，則數千萬之武裝工人，將準備作雄獅之搏擊，並將犧牲生命，使帝國主義國家，決不致干涉社會主義國。」其備戰之急切，於此可見。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蘇俄之發表萊列秘密文件，以揭破日本攫奪東路之陰謀。以及於十月革命十六週紀念日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之露骨的攻擊日本，很足以證明蘇俄之積極備戰了。而莫氏所說的：「深知吾人必須徹底保衛蘇聯之利益，防守蘇聯之邊境，至於最後一着。」和「但遇有進攻蘇聯之事件時，吾人惟一之任務即在完全撲滅敵人並獲紅軍之勝利。」兩點更是對日本的當頭一棒。日本之積極對俄也如彼，蘇俄備戰之急切也又如此，戰禍臨頭，一觸即發。所以美國不得不承認蘇俄，以牽制日本對俄的形勢，而維持遠東的和平。參議員約翰遜 (Senator Johnson) 早見及此，去年五月的時候，他就說：「日本業已佔有了滿洲三省，內蒙一部。日俄雙方都是調兵備戰。戰禍逼迫，一觸即發。日本像似想着如果她打倒了蘇俄，世人無不稱慶。所以美國方面若表示了她的態度必能破除日本的此種妄想。」美國決不要求二次大戰。我們既不贊助日本征服蘇俄，我們應該乾脆的那麼表示。現在我們對俄恢復邦交表示比任何其他一種舉動解除遠東一隅及世界全局戰禍的効力都大。」

對於蘇俄否認債務，沒收財產，與鼓吹革命以推翻美國政府等等

消極方面的顧慮，既然都失去了一大部份。而積極方面，又需要恢復蘇俄的貿易，以救濟國內經濟的蕭條，和制止日本侵略中國，進攻蘇俄，以維持遠東和平，所以美國才改變了十六年來反俄的政策，而與她言歸於好，恢復邦交。美國之承認蘇俄，雖有上述各種原因，而各種原因之促使美國承認蘇俄的効力可不是同等重大。譬如說否認債務，沒收財產，與鼓吹革命以推翻美國政府三項理由早就失去了一部份的効力。國內經濟蕭條，早就需要開關蘇俄市場，但是美國並沒有因之而承認蘇俄。及至最近日本造成了滿洲偽國，轉而進攻蘇俄之際，才霹靂一聲承認蘇俄。那麼，美國之所以承認蘇俄，顯然的就是因為日本之侵略中國，及進攻蘇俄的帝國主義的行動了。

日本征服了中國以後，提兵北上進攻蘇俄，戰雲密佈，形勢異常嚴重。所以美國總統羅斯福於十月十日一經致電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 (Kalinin) 提議談判復交，加里寧即復電贊成，並即指派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代表蘇俄赴美談判。到美後，李維諾夫之於恢復外交關係前，尤將兩國間一切問題從長討論，並擔保不容忍任何反美活動，及同意不要求美國賠償西伯利亞遠征時俄方所蒙損失等等。的讓步，都打破了蘇俄對於未予以承認的各國，拒絕一切談判的一貫政策。其急於取得美國承認的情形，灼然可見。而復交後蘇俄之以駐日前任大使特羅維諾夫斯基充任駐美大使，更足以表示其重視遠東問題的心理了。

95000

美國之所以承認蘇俄主要的是因爲日本侵略中國，進攻蘇俄的帝國主義的行動，所以美俄復交影響遠東和平的力量也比發達兩國貿易的効力遠而且大。美國新共和週報 (New Republic) 的意見也是如此。據他說：『一種真實的態度必須使人明白復交後的經濟影響，因爲許多人希望的太奢過了。俄國人乃是完全的經濟決定派中人，他們的購買東西都是在與他們最合適的市場——在出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市場，情願買他們的東西的市場，和目前儘量貸以長期信用借款的市場……對於最近的將來，美俄復交的政治影響，更爲遠大。』

然則美俄復交的政治影響究竟是什麼？美俄之復交，大而影響國際整個的局面，小而左右遠東局部的和戰。而對於遠東和戰，關係最爲密切。兩年以來，日本之所以敢於公然破壞國際條約，強佔中國土地，大半都是因爲美俄兩國之沒有恢復邦交。而今美俄之一旦復交，雖不能強迫日本取消滿洲偽國，交還中國失地，但却能使日本稍停其侵略中國，進攻蘇俄的軍事行動，而保持住遠東的和平。據美國衆議院議長倫內 (H. T. Rainey) 於美俄復交後表示說：『美日一切衝突的險象都消滅了，日本決不和位居於她東西兩岸的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對抗……』。然美俄之復交，竟真能維持遠東之和平乎？是又不然，美俄復交，雖能使日本稍停其對華對俄的軍事行動，而維持遠東一時的和平，但是日本之強佔東北四省，還待諸將來武力的解決。而將來武

力的解決，又需要事先的準備。所以美俄與日本都是積極備戰，不遺餘力。軍事外交，雙管齊下。譬如蘇俄前年和芬蘭，愛沙尼亞，萊德維亞，波蘭及法國訂立了不侵犯條約，去年七月又與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萊德維亞，波斯阿富汗，締結多邊不侵犯條約，同時並對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土耳其締結不侵犯條約。不侵犯條約網之成立，足以保障蘇俄西歐的安全。而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法國前內閣總理赫理歐 (Herriot) 之訪問蘇俄，及繼之而去的法國空軍部長柯特 (Cott) 之遊訪蘇俄，就是沒有訂立了軍事同盟，也增進了蘇俄國際的地位。蘇俄國際的地位鞏固，自可安心對日了。若是美國再承認了蘇俄，則更要加厚蘇俄對日的力量了。『以美國之機器製造與專門人才，合以俄國無限資源，如虎傅翼，相得益彰，其力寧可輕視。觀於復交尙未宣佈而合辦飛機場已有定議，則今後美俄工業之合作，寧不令日本望而生畏耶？』美俄復交，形勢轉變，日本遂一變其二年來窮兵黷武的軍事政策，而爲表面緩和的外交活動。一面聯絡美國，以期轉移國際間不利於日本的形勢。一面運用其威嚇利誘的手段，以使中國甘自屈服，供她將來對美對俄的驅使。聯絡美國雖無成效，而欺壓中國業已成功。以取消滿洲偽國的條約，換使中國對日訂立軍事經濟同盟的消息，雖難證實。而北平對於設關通車，通郵等等交涉，確有進行。月來日本之所以積極的誘惑中國，益見其畏懼美俄，思欲利用中國供其抗拒美俄工具的心理。美俄備戰之積極也如彼，日本備戰之急切也如此，『備戰而成，戰

爭必起。今日美俄之攜手，與其謂鞏固遠東和平，無寧謂為加速戰爭。所以美俄復交之維持遠東和平，乃是和平的備戰，和平的武裝，似緩而實急，似弛而實張。然而細考國際情勢，上述各節亦不盡然。蓋因蘇俄非先在太平洋找到友國，決不肯輕開戰釁，而日本除非後顧無憂，也不肯冒昧對俄作戰。^①各有顧慮，那裏就發生日俄的戰爭！在蘇俄方面，美俄復交，雖加重了蘇俄的分量，但並不能使美國於日俄戰爭時，積極的參加。美俄復交雖是兩國合作的先決條件，但復交之後，也未必就能合作。且是合作也難訂立同盟條約，因為根據着閉關自守，避免加入同盟的傳統政策，美國向來反對對外締結同盟條約。那麼，蘇俄與美同盟無望，雖得到了美國的承認，仍不足以言對日宣戰。而在日本方面，美俄復交之後，聯美不成，怕是還要聯英，以復活昔日的英日同盟。幾年以來，英日重盟，早有醞釀。若是法國一旦聯俄制日，則英國為牽制法國計，或竟真要聯日對俄亦未可知。但是英國聯日也有種種困難。第一，日本工商發達，貨物俄銷，破壞了英國市場，為英國商人所反對。第二，自華府會議減縮海軍後，英國在太平洋的霸權動搖，而日本之權為已有，更為英國所反對。第三，日本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之雄飛太平洋，侵犯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南洋及印度各地之權益。他們反日情緒激昂。就是英國滿心親日，她也不敢蔑視各領屬之意見，而復活英日同盟。^②因此，所以英國現時雖有聯日的傾向，也怕不敢有聯日的行動。那麼，日本聯英不成，後顧有憂，怎敢對俄對美作戰！蘇俄與美同盟無望，不敢冒昧對日宣戰。

日本聯英不成，也不敢輕於對俄開釁，所以美俄復交後，雙方雖是積極備戰，然以各方關係，尚未成熟，總也難遽而發動戰爭。那麼，雙方之備戰，似急而實緩，似張而實弛了。然而美俄與日本的關係，緩而急，急而又緩，究竟如何呢？那也看美俄復交後，國際情勢整個的變化如何了。

^① Houghton, Policy of the U. S. & other Power with respect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Government 1917-1929,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247, p. 102.

- ^② Nation, Dec. 28, 1932, 634.
- ^③ Nation, Dec. 28, 1932, 635.
- ^④ Nation, Dec. 28, 1932, 635.
- ^⑤ Nation, May 18, 1932, 562.
- ^⑥ Nation, May 18, 1932, 56.
- ^⑦ Nation, Dec. 28, 1932.
- ^⑧ Buell, Our Recognition of Russia, N. Y. Times, July 16, 1933.
- ^⑨ Nation, Dec. 28, 1932, 633.
- ^⑩ Nation, Dec. 28, 1933, 633.
- ^⑪ Nation, Dec. 28, 1933, 633.
- ^⑫ Nation, May 18, 1932, 564.
- ^⑬ Nation, May 18, 1932, 566-567.
- ^⑭ Nation, May 18, 1932, 558.
- ^⑮ New Republic, Nov. 1, 1933, 324.
- ^⑯ 李維諾夫說今日遠東情形之造成完全因太平洋各國不能相互維持外交關係
- ^⑰ China Weekly Review, Dec. 2, 1933.
- ^⑱ Japan World Trade Manchukuo for a China Alliance, China Weekly Review, Nov. 25, 1933, p. 508.
- ^⑲ Austin, History from the Loom, Nineteenth Century Nov. 1933, 533.
- ^⑳ New Republic, Dec. 2, 1933.
- ^㉑ China Weekly Review, Dec. 2, 1933.